劉氏鴻書

第五十三卷

人品部八

奸邪

簡傲

卷五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品八

奸邪

楊雄年四十餘日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勢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讀書鏡

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於勢家遂爲梁冀草奏誣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亦頗爲正直所羞坡集

溫韜起兵自領符節唐帝諸陵靡不開發金寶之瓿取以自資既開懿宗簡陵內有銀羅漢十八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於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搫致方出隧道載以大車碎之造器他物莫有存者 譚叢

玄宗時楊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

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唐書

宋真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惡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

與群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勑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

綱目

内侍雷允恭旣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起宦官多緣伏出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終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因汝不知條法妄有舉動適爲汝累矣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

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勘覆按動經旬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莫敢違卽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議矣旣而上穴果有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謂

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畧留奏之謂不以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刻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於簾前訴之移時有内侍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欲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 龍川別志

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

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

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史紀本末

宋臨安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爲樸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齊安志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性理書抄

王荊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䟽以

爲壽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雀鴿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謂之放生東軒筆記

或曰秦檜在金金人未嘗加以殊恩異禮反從而臣之及其歸也高宗賜以恩禮之隆是何德金而欲忘宋之若是邪否則將以議和以饕富貴也曰非也抑嘗考夫姦檜之顛末矣彼於靖康二年二月金人執張叔夜及秦檜以去是年五月叔夜自殺於金軍秦檜偷生不死其在金也亦無忠義之事見書則其無君之心蓋不待和議而後見也原其所志不過欲爲張邦昌劉豫耳蓋金人以邦昌之愚立爲楚帝劉豫厚賂撻懶又得僞帝

於齊二人之逆罪不容誅矣當夫金人以和議餌宋檜則倡首之故撻懶陰縱其還使主和議以亡宋斯時也撻懶必以立豫者以許檜焉故檜堅執其議而衆言不能奪也厥後撻懶雖誅檜猶妄想前圖所以力沮恢復之謀殺害忠良而不顧焉后邦昌以僭逆受誅劉豫以武穆討廢二人之事皆檜目擊者也檜尚欲爲是耶知而欲爲則謂之愚非姦也曰姦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觀其用計則姦究其背境則愚然則姦者正所以愚也善乎東萊之論莊公曰始吾以莊公爲至險終則以莊公爲至拙檜之謂與且夫檜之心非不知邦昌劉豫之

禍也其心以爲邦昌劉豫無能爲者也使我堅主和議而誅宋以亡之則金人必德我而與之以國南北惟我與金而已金雖强倘我智力能禦亦未必如汴宋之亡不然甘爲石晉可也曰何以知其然耶曰當檜縱還之初嘗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耳況乎歷觀宋紀或諸將復一州得一捷檜必嫉之甚則至欲畫淮爲界以界金間有言金人之情者必爲之忌諱況於殺武穆之後檜則各遣諸將還鎮縱金人以取土地一日對高宗言事金之禮當如高麗之事本朝則檜之微意蓋可見矣幸而天禍宋胤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姦

而死桓溫曰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其賊檜之謂乎書曰是夕檜死者深憾其幸免於刑戮也綱目

元哈麻者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褻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内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太平爲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訥謀出哈麻諷監察御史斡勒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寧

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寧寺者主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麻雪雪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脫忽思皇后言奪海壽宮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訥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次哈麻復用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秃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剌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俱號倚納秃魯木兒姓姦狡帝愛之亦薦西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

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曰秘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娶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彩女爲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爲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内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

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然欲去之未能也哈麻旣譖殺脫脫遂拜中書左丞相雪雪亦由之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麻旣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爲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瞶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誅卽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

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卽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寺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剌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定住等論奏不已始詔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元史本末

明嘉靖時總兵都御史胡宗憲誘畔盜汪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也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汪直葉宗滿等

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
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
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
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公臣家爲奴嵩父子受賄
欲擬投降宥免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
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
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
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
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郎議末減法司亦
不敢僉名嵩父子咈然不應竟票旨云汪直背華勾夷

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
報効饒死發邊衛充軍通紀述遺
咸寧侯仇鸞鎮守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為不法初總
督曾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仇鸞不發銑劾鸞阻撓
軍機且歷詆其科尅乖戾狀上以防秋屆期鸞姑奪俸
示罰其所劾論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掩乃益狂
悖無忌至是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
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斗府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
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盡擢髮不可數臣請舉其
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

曰求索兼金寶馬以百千計致各官相率効尤肆爲朘

削鸞又侵尅衛所月粮并班軍銀兩充軍官犯悉索其

厚賂而選委湖蕩草束各給以印票而泒私役軍匠日

且百人虐殺無辜歲以千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爲欺罔

去歲果園堡之捷輒報虜酋狠台吉爲我軍所馘今狠

台吉固自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門隨從輿臺盡帶

功次以致一鎮人心洶洶不服不亟黜之恐成他變上

覽疏大怒令錦衣衛選差官校逮繫來京訊治而巡按

甘肅御史張雨復言鸞黷貨養寇大失番夷心六事巡

撫甘肅都御史楊溥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十事俱下

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贓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詔巡按御史秉公覆實速具狀以聞是時督撫按臣各起攻釁兢無死地矣乃天道助逆曾銑之禍遂不旋踵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獸窮則攫窮寇之輩可易視之乎 世朝識餘錄

龍宗武者泰和人以吳郡司理轉江防二守鬱鬱不得志會有假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宣城諸生吳士期慷慨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僞疏爲士期筆啓白操院胡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復書云可即寘

之死勿題時江陵聞宣城沈懋學亦有奪情一疏授意宗武陰嗾仕期羅殺沈太史君仕期不爲亂宗武益恨之于是毒箠數十不死閉之空室至食衣襪亦不死計竟以囊沙擫殺之宗武由是躐少叅且陪推廵撫矣江陵敗臺省論宗武末戍廉州時王大理麟泉請用奸黨律斬之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讜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詢宗武則着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復遁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而投荒祗竢邪臣反藐國憲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

奔走自投厠中食穢物醫治罔痊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繞屋而走其次子視之忽拾地上鐵椎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抱屍大哭曰孰殺吾子家人語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噫豈非天哉

林居漫録

弘治中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玄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温莽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

馮琦曰天下將敗則必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髓也髓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士流若出

市井匹夫而熒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尺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經濟類編

簡傲

齊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千金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

壟也 霛鉏堂

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匈奴遺高后書

陳遵謂張竦曰足下誦諷經史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故不優邪 前漢書

邴原後漢人遊學長安見孫崧崧曰君鄉鄭君子知之乎原曰然曰博覽古今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子乃舍之所謂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採

王者有入海求珠者君以鄭爲東家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崧謝焉 六帖

戴叔鸞議論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王氏彙苑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主孫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權又

與張昭論神僊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乃徙交州 吳志

性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仇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嵇康書

王子猷作桓車騎中兵參軍桓問何署荅曰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有幾馬荅曰不問馬又問馬死多少荅曰未知生焉知死桓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王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世說新說

王猛日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

之又將使君放之 綱目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綱目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

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爲鈎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霓爲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竦然 摭遺

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錢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謂親客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盃其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吾銜露太甚自罰一觥

清異錄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

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蒸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振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無屈得按指者良久乃曰併安五也不遜如此 朝野僉載

劉乂字乂不知其所從來在魏與焦濛閒氷田滂善任氣重義偉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鳥雀後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態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爲活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行謁之賦氷

柱雪車二詩聲價赫然居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爲
獨拜後以爭語不能相下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
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竟老於齊魯
間 唐書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
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
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
心乎公但於馬上躬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未賜允終
無忤色 何氏語林

愼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罍

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過之亦懷一盃就共尊對酌伯鈞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高士傳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堯山堂外紀

呂徽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請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閤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韻得

勝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授筆立就既敏且工問其姓字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與之穀怒曰我豈可以貨致耶不受刺船去遣人躡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貧士録

米芾訥謪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畧帖示之芾驚嘆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

難帝曰公君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外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頹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石林燕語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公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伯完編

宰相丁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譚者也此雖近乎戲抑斯言之玷 東軒筆錄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譚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之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

之許騎驢逕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夢溪筆譚

李于麟爲按察副使視陝西學而鄉人殷者來巡撫殷以刻覈名尤傲而無禮嘗下檄于麟不樂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乃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不則尺牘見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謝過有所屬摸以

名刺往而久之復移檄于麟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邪郎上疏乞休不待報竟歸吏部惜之用何景明例許養疾疾愈起用蓋異數也于麟歸杜門自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得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倨聲又嘗爲詩有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諸公聞之有欲甘心者矣詞林人物考

劉氏鴻書卷五十三終

第五十四卷

人品部九

將畧

不聞人馬聲　縱五鵠　狄武襄
不可悔不止　數萬甲兵　請幸澶淵
兼公遺章　劉錡　討楊么
號令如山　敗劉豫　追元順帝
鶖鶬鳴噪　韓中丞　服戎紀事

卷五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人品部九

將略　附兵戰　女將

韓信張耳擊趙趙使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曰韓張乘勢遠鬬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餘自稱義兵不用韓信聞知之大喜

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大笑平旦信引兵出井陘口趙趙壁擊之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還歸壁見壁皆漢幟大驚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於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以背水陳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驅市人而戰子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史記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强國强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於穴中

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
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
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
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
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
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復請曰先據北山
若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
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以許歷

爲國尉 綱目

三國時吳將賀齊字公苗擊黝歙諸賊中有善禁者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皆還自向齊長情有思曰吾聞金有刃虫有毒者皆可禁無毒無刃者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者也乃多作勁木白梧以精卒五千先登賊恃有禁必不能備以梧擊之禁果不得大敗賊 太平御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

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籍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寸討滅群盜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曰屈丐國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終爲人所吞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斛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　綱目

劉裕從徐兖刺史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

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玄以桓弘鎮廣陵刁逵鎮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爲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孟昶爲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

規昶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裕托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着傳詔服稱勅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

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事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軍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

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玄驍將也綱目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言方畧騎督先何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何曰諸人以舌擊賊何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何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涉世雄談

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

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堨謂光曰曜盛兵成皐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皐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

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綱目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待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彊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

積聚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彊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淸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溺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閭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昬麴蘗其折衝之將斛律

明月已斃於說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譙聘於齊以觀釁其奈宋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譙等不遺 經濟類編

李靖將兵伐梁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投之大獲舟艦靖使盡投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舟艦果驚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 嘉

謀録

李光弼奉詔守太原御史崔衆不以時交軍又傲易光弼命斬之三軍股栗巳史思明將兵十萬攻太原光弼所將不滿萬人諸將請修城以待光弼曰太原城守四十里賊垂至而修之是自困也乃於城外鑿壕自固作塹數重衆莫知其觧及賊攻城光弼因以增壘城壞輙補思明攻圍月餘不能下選驍鋭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北則潛趍南攻東則潛趍西而光弼整暇雖寇所不及警不懈不得閒光弼軍中有小技募取之人盡其用得善穿地穴者使之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城中先爲地

道迎之近城輙陷又作大駁飛巨石一發斃數十人賊死者衆乃退營久之光弼遣人詐約降而穿地道環賊營四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如出降狀賊方屬營中地忽陷死者千餘人大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慶緒召思明歸范陽留別將圍守光弼出擊大破之太原圍解是後也光弼於城隅張幄日經府門不入圍解後三夕乃還寢 嘉謀錄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子奇引兵圍睢陽益急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有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

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還史編

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

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毋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

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始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

令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夷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侄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黨項帥鄭庭

赦德等亦詣鳳翔降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

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謾罵光弼光弼使裨將白孝德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浴河南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得牝馬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清河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

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

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守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牛城以拒賊賊填八道開柵柵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

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思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我自刭不令諸君獨死廷玉憮恳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

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

降攻牙城焼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塲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

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待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唐紀

唐肅宗問李泌敵强如此何時可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願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疲奔命必成擒矣肅宗悅唐史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温造請以騎徃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赦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頁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温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劒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拽舉其索則刀劒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王氏見聞錄

楊素用兵多權畧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陳而返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返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從素行者微功必録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史編

李泌謂肅宗曰臣絶粒無家禄位茅土皆非所望爲陛下帷幄運籌收復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

肅宗至保定稍懈泌先於本院寐肅宗入院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恩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杜陽雜編

唐廣德間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勳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

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
巳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
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
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
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虜軍將至迎使
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
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
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
虜使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

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
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
取之夢溪筆譚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
進兵以襲平夏時范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
爲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
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
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
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
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

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錄

曹瑋爲將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厮囉每望瑋所在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騎兵無敢馳驅初守邊時山

東名士賈同造璟客外舍璟欲拔遏郎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何在曰巳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史編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撾以軍禮見閱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奨而心實忌之齊東野語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遏為駐節而禱之因

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鐵圍山叢談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

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可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巔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有大敗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記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政青之過人處曾譚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聽事如神京師謡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黜鄉軍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罷還慶路皆復得爲農上以四路諸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

破膽元昊聞而懼之遂稱臣　談苑

宋景德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

當自道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
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
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决時欲擇大臣鎮大
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
所疑沮故出之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
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到準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
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
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

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耶麾衛士進倚衎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巳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

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下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酒傳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以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

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也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

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寇萊公旣逐死家無遺文嘉祐中始得奏章一紙曰臣奉聖旨畫河北邊事及傷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

一近邊奏契丹遊騎已至深祁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契丹漸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刼不惟老小驚駭便恐盜賊團聚直至大名府以來人戸驚移若不早張軍勢竊恐轉啓戎心臣乞先那起天雄軍馬萬人令周營杜彥鈞孫全照將領徃貝州駐泊或恐天雄軍少且起五千只令孫全照部

轄若虜騎在近即近城覔使襲擊兼令問將支字與石
普圖承輸照會掩殺及召募强壯入虜界繞蕩鄉村仍
照管南北道多差人探候契丹次第聞奏及報大名一
則貴安人心二則張軍勢以疑敵謀三則邊將聞三師
北來軍威益壯四則與邢洛不遠成犄角之勢一隨駕
諸軍扈衛宸居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
至貝軍卒不過三萬人萬一契丹過貝下寨遊騎益南
朗湏那起定州軍馬三萬以上令桑贊守結陣南來鎮
州及令河東雷有終將兵出土門路與贊會合相度事
勢緊慢那至邢洛方可聖駕順動且幸大名假萬乘之

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於定州近域排布照
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作會合次第及依前來累
降指揮牽拽一恐契丹置寨於鎮定之間則定州軍馬
抽那不起邢洺之北遊騎侵掠大名東北縣分老小大
段驚移須分定州三路精兵令在彼將帥會合及令魏
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
契丹必有後顧之憂不敢輕議懸軍深入若車駕不起
轉恐夷狄殘害生靈如蒙允許亦須過大河且幸澶淵
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
奇畧既陳淸問合罄鄙誠伏唯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

猷宏遠周巳坐籌而決勝尚能慮巳以論謀無彼大戎頗乏糧糗雖恃腥羶之衆必懷苟且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爲深入然亦慮其內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威伏增戰慄

後山叢談

初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又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耶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

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孥以行至
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
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
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决矣敢
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
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而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
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
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
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
子備守戰婦人厲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

今日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鏑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劉豫時所造礮車以輪輳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已涉潁河遂圍城鏑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鏑夜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鏑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鏑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葦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鏑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

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

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巳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而

械成等還錡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乃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

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羮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彊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魂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編目

岳飛討楊幺將至潭州乃先使招諭之幺部將黃佐率

所部降飛遣歸招其餘黨及至岳州楊欽受招亦降獻
計云么所恃者舟楫如望三州大小德山之類非一丈
水不可行洞庭湖水舊不及丈么置堰閘十餘年所以
瀰漫欽本任閉塞盡知其詳乞二十人往開堰水入大
江使船不能動又么船皆用車輪乞以青草數百萬束
散之湖中其輪必窒飛從之兩月果破賊采選編鄂王事宋夢
澤中盜楊么最桀黠浮大舟湖中爲大輪激水行如飛
旁置撞竿舟當之輒碎衆數十萬岳飛請於都督張浚
討之伐君山木爲巨筏布諸港汊浮腐木亂草於上流
蔽江下遣吏士擇水淺處罵挑之賊乘舟來薪木梗塞

輪礙不得壓擊之奔港又爲大筏所拒不得入官軍乘筏張牛革蔽矢舉巨木撞盜舟舟盡壞么没水牛皐疾入水擒斬之盡降其衆八日盜平嘉謀録

岳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黄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果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

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𥂰慙而止黃佐龔周倫呰
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𤜣令
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
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
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
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
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
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
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浮詬

酋潰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之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得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

何仲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濬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奇哉武穆之敗劉豫也不廢一鏃不遺一矢而所費用者不過蠟書之半紙耳何其識之高而算之神耶彼兀朮劉豫特武穆掌中之玩物耳當兀朮發憤以責劉豫怕死以求生斯時也武穆知之否乎若曰知之武穆必爲之絕倒耳雖然武穆既敗劉豫則中原空矣於時即當

達督諸將乘時進取則中原唾手可復矣中原既復則
金虜失其屏蔽所謂唇亡齒寒摭罄罍恥是也夫何高
宗一以懦弱自處不聽忠良之謀其不足與有爲而徒
起君子不平之忿於千古綱目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
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
不可測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
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閽吏曰
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閽
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内謁達不可於是帝

不得已枉視於冊中逵因進曰逵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鞫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逵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皇明通紀

姚廣孝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瓴甋餅缶密甃之口向内其上以鑄下畜鵞鴨日夕鳴噪迄不聞機聲文皇嘗至燕邸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悸至疾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肯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

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穽鑊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卻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咲曰公譚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鬬其死神之爲神哀談

歲隆慶庚午秋九月北虜把漢那吉來降唯時宣大總督臣王崇古大同撫臣方逢時各遣官併具揭帖飛報元宰新鄭高拱謂今有虜酋俺答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因而抱𢘅逃投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且即言易趙全事于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若何曰老酋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即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新鄭喜而笑曰策矣乃復書王方二邊臣謂虜酋款塞數百年所無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挑松寨之事可鑒也若遂殺

之則阻順樹敵石天爵之事可鑒也若徒明言易趙全
等亦未爲可蓋虜酋來附自當撫育之不然仍執還之
而以易一二叛徒與夷狄市大非中國體只將來歸者
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大國富貴而吾又開
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嗾那吉來則其人必
可用又招老酋之孫來則必不敢歸以可用之人而懷
不敢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
日之許倘其密陳計策得圖老酋則便可與之銜秩使
佐那吉永爲吾中國屬以名號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
既樂用而那吉心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其

心亦必德我縱擁兵來索吾更藉以伸威市義豈不談
笑而懾服之況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始必歸
咎繼必坐視老酋遂可圖耳此子受中國名號又必與
黃台吉兩不相下互相吞噬吾中國益得以豫修戰備
若老酋必欲得孫勢必卑屈求順始令諜者旁諭以縛
歸趙全等事而彼此帖然踴躍一舉數得此今日事宜
之當然當然者也北吏部侍郎張四維王總督甥也新
鄭三語之爲轉致總督乃總督得虜情的遂以聞詔下
議本兵郭乾少司馬谷中虛具無成議新鄭力主總督
策遂得　旨依擬行當是時唵嗒爲趙全等唆誘業擁

兵來索賞大按臣姚繼可遂奏劾督撫總副等官通應
併究奉　聖旨除馬芳劉廷玉等兵部議覆王崇古免
究外方逢時年精才練輿論共推今措其致款曲於虜
營既無實跡嫁禍患於宣鎮又無見人況虜酋執叛乞
降之時正當臨機設策之日夷情要難盡洩秘計亦不
得自明着照舊供職於是督撫諸臣始得安心悉計即
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而
責伊台吉入犯之罪至許以執叛納款伊孫可還之理
唵嗒大喜而耳語崇德曰都是丘富趙全哄我到邊今
天朝恩厚如此我願執獻趙全等贖罪世奉貢號隨遣

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府審實奏　聞得　吉虜酋
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給賞賜若干其乞封進貢一
節着邊巡等臣議妥來說當時嚨嗒巳將趙全李自馨
孟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送入
邊矣那吉與老酋相持感泣而求封貢益切總督以書
報新鄭一議封貢幷請發落趙全等事新鄭曰趙全等
叛逆多年勾虜攻殺罪惡滔天着獻俘正罪於是督撫
等乃以趙全幷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械送來京新鄭邀
同官至射所面審七人者皆俛首唯趙全李自馨有言
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一言明之

杲驍黠異常新鄭謂全曰我要奏朝廷寬汝死令汝報效能否曰能小的在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攻掠地使他得志他亦以衣食珍寶常常供奉我今爲他一個孩子送我性命恨不得生食其肉能相忘乎新鄭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將貴謀在所用耳新鄭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因思虜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虛實彼既稱久虜知情亦即可以得彼虛實不猶愈於夜不收乎因而又思曰朝議洶洶封貢未行恐又惹紛亂有防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現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俐䠥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每一

人守之因仍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閣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因問虜所長者何所短者何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略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其强某弱某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某所計較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居中用事在外間諜幷纖悉動靜悉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如令行之因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又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告　郊廟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大小功臣陞賚有差但

是封貢之議府院科部各有異詞而虜人久候命不得或生不測新鄭乃令中書官檢出　成祖曾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勅諭之諄詳賚賜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王緝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議事乃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新鄭始力排衆議疏上得旨依行俺嗒封順義王又加昆都力哈黄台吉官而貢市議尚紛紛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總督持書新鄭新鄭謂來諭四事可從而無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寶重此其可從而無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

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亦宜議數一定不得再行添乞至於虜使之入聊慰俺酋之心奚不可者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聽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况諸酋順服一老婦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彼必搖尾乞憐吾始數其罪而容之豈不便哉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旋亦馴服又俺嗒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總督書又來靳鄭又謂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僧又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証中有奬端

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今須明
禁不得如前誆罔致起事端即順義聞之亦當感恱時
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夷
虜總督請築新鄭則以各酋旣順黃乃孤雛耳便須厚
賞遣還不必徇之可也大抵盈庭呶沸動輒以宋人講
和爲比非新鄭一力主持不偕也嗟乎宋人不得已而
求和其機在虜今虜求貢納款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
賞之而已何以語和哉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
後官與市之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
互市耳又虜情十二端總督飛騎來議新鄭曰其中可

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夷宜稍從優厚但賞格未明彼初尚知恩久則執例需索不如議格爲便此所當審處者也其餘則公議是已其所不可從者有一蓋鍋釜彼所必用若如前議量與廣鍋此亦未爲不可其餘則公議是已時套虜吉能亦欵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新鄭又貽邊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三邊宜大似難同異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擒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擒於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

願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得　旨俞允而邊事協一矣
俺荅又擒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
獻至是王總督乃上疏叙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
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拱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
特叙厚加陞廕　上發閣擬票新鄭揭稱虜酋奉貢稱
藩古今希曠然乃　皇上盛德神武所致臣等何敢貪
爲巳功特賴　皇上明斷俾邊臣條策得成厥終即今
貢市巳竣三陲寧謐微勞少効仰報隆恩初非有所與
幸兹亦不敢矯飾也又臣等力贊封貢意實有在其說
盖有三喜則附擅怒則反噬原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禁

者也嘉靖十九年忽然求貢貪市比時朝筭少訛遂致斬使激怒入犯宣大山西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土荒民散帑竭士疲中原敝極矣此近歲覆轍也今日天使來降

朝廷處置得宜外消邊釁內壯國威此其一焉況時當全盛彼且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乃可阻其向順之意以見短示弱於彼耶故直受而封錫之可以昭盛可以全尊即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然斯二者尚非要領之國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戌猖獗以來

先帝憂切北顧而卒無勝筭者

非徒職臣苟且抑爲虜情不測左右支吾不暇脩备今虜既效順受吾封爵聽吾節制正宜乘此閒暇積儲糧治險隘練將馬整器械開屯田理塩法出國中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国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機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虜縱黠敢有渝盟之理彼尋盟我仍得以羈縻之彼若陸梁我遂有問罪之師伸縮進退綽綽有餘此皆要領之圖本意所在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苟偷安一時沿習故套不唯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廢弛久愈難振萬萬不可藥救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

翻成誤國之罪矣伏望　勑下兵部嚴餙各該督撫將
領諸臣務要破格整頓毋得因循致誤仍乞賜勑一道
戒諭邊臣責其成効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
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往積下若
干險隘彼往增葺若干將馬比往添開若干器械比往
整造若干其他屯田塩法以及諸事比往廣拓若干明
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前塞責
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舉
中國之元氣日壯邊徼幸甚天下幸甚奏上得　旨如
議忽又傳黃台吉索史夷事總督報新鄭新鄭答之謂

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拗悍可
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爲故無賴之狀以挑我耳從之
是示弱於黃史吾屬夷而竟不能護庇又示弱於史況
俺答既已心服晁都吉能既以帖服何有於黃酋獨夫
哉但不必驟與之惡做只以理諭之陰折其驕悍之氣
如其不悛吾將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何難摧一孤
雛只待其計窮求活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
深喜豈不亦筭勝始終耶于是督撫如計行黃酋亦遂
馴帖乃吉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廖建節奏恐道出本
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戢崇古以爲言靳鄭因

諸本兵曰禁虜搶難而套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姑寢勿覆乃以書遥檄王總督曰黄酋頗驕悍且孤難叛似宜借史夷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吉能搶西番業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又寧夏撫臣羅鳳翔奏欲給虜官俸總督爲言新鄭曰趣此官暇亟脩内備此今日明公事虜不足計也况虜非吾族類封貢市明是羈縻之術初則人盡難之而以宋時講和爲解及見事成又議令支俸可咲也又令寢不覆矣盖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且寧貢市以時中外晏謐曩之面梗與腹誹者一抹忻忻耳是舉也非總督王崇古之弘才赤膽孰能斡旋

非元宰高拱之正直朴忠孰肯主持追憶始事時詢詢嘈嘈而新鄭公知有國不知有身知事機可出不知利害可慮孑然一軀力排衆喙成敗禍福誠莫視其所歸賴 先皇明聖垂鑒不疑國勢奠安忠良結局歲可省百萬之帑金民可拔百萬之性命廟堂得策而田野休粮已三年於茲矣即未知他日如何亦旣愜臣子仰報之萬一云豈非幸哉噫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四